

第六五八冊

經濟彙編

選舉典

養士部

士習部

鄉舉里選部

徵聘部

(卷)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二十六卷目錄

養士部彙考

遼道中書學士一則

宋宗天聖一則 慶曆一則 康定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金章宗泰和一則 宣宗興定一則

元世祖中統一則 至元一則 成宗大德一則

明太祖洪武一則 成祖永樂一則 宣宗英宗一則

清順治一則 康熙一則

養士部總論

易經 大畜卦 頤卦 鼎卦

書經 命下

朱子語類 論養士

性理會通 人才

養士部藝文

上王長安書

論養士

湖學田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貢士莊記

養賢堂記

奉詔育材賦

唐山縣創立學田記

永定新置學田記

既寧縣儒學官租記

朱蘇洵

蘇軾

顧臨

羅從彥

朱熹

程森

明周序

李東陽

鄭宗周

黃益純

李默

連城縣學田記

太倉州顧公學田記

淳安儒學置田記

黃梅縣學田記

同安縣創建學田記

唐縣創置學田記

創學倉復學田記

儀真縣學田記

海澄縣姚侯置學田記略

浦城縣學田記

漳浦修學宮置義田碑記

連城後學田記

從化學租記

同安學田記

吳縣學田記

吳縣修學置田記

義創學田記

番禺縣養士田記

懷寧縣學田記

澤州儒學設立學田記

陳雲章

張佳引

徐楚

陳文

王佐

王汝揚

楊慎家

許教

柯挺

張鵬

陳汝成

林尚義

張守讓

蔡復一

申時行

前人

朱欽相

袁昌奏

余光裕

王彩

選舉典第二十六卷

養士部彙考

遼

道宗清寧元年詔設學養士

按遼史道宗本紀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己丑即皇帝

位辛丑改元清寧十二月戊戌詔設學養士

宋

仁宗天聖元年賜兗州學田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仁宗即位初賜

兗州學田

慶曆三年賜國子監田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慶曆三年十月壬

寅以玉清宮田二十二頃賜監

康定元年給監學廩田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康定元年判監葉

清臣請給田五十頃爲學廩

神宗熙寧四年三月庚寅詔給諸路學田十二月辛

亥詔增賜國子監錢四千緡

按宋史神宗本紀云云

按文獻通考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

路學州給田十頃爲學糧

熙寧八年賜善學田及緡錢

按宋史神宗本紀八年三月餅干師中乞置善學教

善爲子弟賜田十頃歲給錢千緡

元豐三年四月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

按宋史神宗本紀云云

免役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紹興二十一年撥僧產贖學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二十一年大理寺主簿丁仲京奏贖學田土多為勢家侵佃望令提舉學事官覺察上謂大臣曰既不得僧常住多有絕產其併撥以贖學既而戶部請令提舉司置籍拘管其無數額處院一體行

金

章宗泰和元年更定贖學義士法

按金史章宗本紀泰和元年九月戊申更定贖學義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生人百八畝歲給以所入官為掌其數

宣宗興定元年尚書省請罷學生廩給不許

按金史宣宗本紀興定元年二月壬戌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上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興定五年給學生地畝

按金史宣宗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五年上賜進士幹勅業德等二十八人及第上覽程文怪其數少以問宰臣對曰大定制隨處設學諸謀克貢三人或二人為生員贖以錢米至泰和中人例授地六十畝所給既優故學者多今京師雖有府學而月給通寶五十貫而已若於諸路總管府及有軍戶處置學養之庶可加益京師府學已設六千人乞更增四十人中心毫州京兆府並置學官於總府以謀克內不諫軍

籍者為學生人界地四十畝漢學生在京者亦之同此餘州府仍舊制上從之

元

世祖中統二年設館養士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一年秋七月癸亥初立翰林國史院王鶚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從之

至元元年勅給俸贖士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元年二月辛亥勅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贖之

至元十三年勅免儒戶徭役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二年三月戊寅敕諸路儒戶通文學者三千八百九十並免其徭役

至元二十二年議優學者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二年五月戊子雲南行省臣脫帖木兒言定俸祿教養優學者願死事十餘事命中書省議其可者行之

至元二十三年詔復給江南諸路學田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三年二月江南諸路學田皆皆隸官詔復給本學以便教養 按選舉志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興府行宮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

按續文獻通考二十三年二月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帝御德興府行宮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初浙江行省理算錢穀甚急諸所在學田

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撤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闕耶遂奏罷之

至元二十五年詔免儒戶雜徭兼令鈎考學田給事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五年冬十月己卯詔免儒戶雜徭尚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遍鈎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至元二十九年詔以學田贖士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九年正月甲辰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十莊田則令數數入官

成宗大德二年詔廉訪司作成人材

按元史成宗本紀二年二月乙酉詔廉訪司作成人材以備選舉 按崔彥傳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選先制傳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議與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同翰林集賢議特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

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詔蠲儒戶差役

按元史武宗本紀大德十一年五月甲申即皇帝位於上都大赦天下詔蠲儒戶差役

學宗至順四年順帝即位詔免儒人役

按元史順帝本紀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九月庚申詔免儒人役

明

太祖洪武年詔給生員廩膳仍免差徭二丁按明會典洪武初令在京府學生員六十人在外府

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家差徭二丁又按會典洪武初令師生廩食月米六十後復令日給米一升魚肉鹽醢之類皆官給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按大政記云云按春明叢錄洪武十五年命凡監生正妻月支米六斗凡監生有家人者三月至十月日支米二升二合六勺十一月至二月日支米一升九合二勺監生俱給冬夏衣工部製衣被

洪武二十一年賜國子生鈔

按明實調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禮部給賜國子生鈔北平陝西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俾製冬衣復命工部於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寢釜牀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生人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功者也

洪武二十三年免生員錄軍籍者補伍

按大政記洪武二十三年正月詔免潮州府學生員陳寶補伍陳寶言父成大軍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進學潛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

用之於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成祖永樂十四年賜琉球監生夏衣

按大政記永樂十四年六月己丑賜琉球雲南國子生百一十九人夏衣

憲宗成化元年增設輔生員廩米

按名山藏成化元年九月增京畿府州縣儒生員廩米

皇清

順治二年

大清會典凡教習順治二年令酌定京省生員為八旗子弟伴讀每名月給米二斛以資膳養三年之內果教習子弟有成該監咨吏部考用

順治九年

大清會典凡八旗滿洲蒙古漢軍考取儒生順治九年題准漢軍考取陳騰生員二十名增廣生員二十名不論旗分聽學院考取並歸順天府學

照例每歲出貢二名其漢軍學生俱有國撥地畝不給廩餼凡社學順治九年題准每鄉置社學一區擇其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補充社師免其差役量給廩優備提學按臨日造姓名冊申報查考凡學規順治九年定一府州縣

提調官宜嚴束生徒按季考校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辦料量工修理其齋夫膳夫學糧等田等項俱以時撥給不許遲悞妨礙生員之家照例優免除干調遺援外俱宜以禮相待

勿得橫肆凌侮至於非禮詬誶嚴行禁斥順

治九年定一名宦鄉賢孝子節婦及鄉飲賓俱皆係大典風教所關今後提學官遇有呈請務須覈實確據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名宦非始終無議者不得舉節婦孝子非鄉里推服者不得舉鄉飲賓俱如有受人請求妄舉者師生人等即以行止有虧論其從前冒濫混雜者徑自查革

順治十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年題准生員犯小事者府州縣行

教官責懲犯大事者申學臣黜革然後定罪如地方官擅責生員該學臣糾劾

順治十二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二年

諭各學生員令提學御史提學道嚴飭府州縣衛各學教官月加課程不得曠廢亦不得假借督課凌虐諸生其歲考科考場中原卷解部稽察不許換卷磨改仍將各學應增附名數細查在學若干黜退若干照數開報出示各該府州縣衛

張掛俾通知的確姓名然後優免丁糧

順治十五年

大清會典凡士司人學順治十五年題准士官子弟有向化願學者令立學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為教讀訓習獨重其器重中有

稍通文理者聽士官具申本縣轉申提學道收試入學以示鼓勵入學數目提學道憑文酌定其教讀每年給糧銀八兩燈油紙筆銀二十四

兩地方官動用錢糧支給

順治十六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六年

諭士習不端結社訂盟把持衙門關說公事相煽成

風著嚴行禁止已後有犯者該學臣即行黜革

參奏學臣徇隱事發一體治罪

康熙九年

大清會典康熙九年題准生員關係取士大典若有

司照民例扑責非

朝廷恤士之意今後如果有欠糧重情地方官先

報學院學道俟黜革後治以應得之罪若詞訟

小事應責治者發該學官懲責

養士部總論

易經

大畜卦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養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人之道當

宜得正道故云利貞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

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

也若窮居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

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

用也故利涉大川大建安丘氏曰不家食吉言賢

者當與之共天位享天祿食於朝而不食於家則

吉也然有所畜者必有所用有所養者必有所施

賢人又當出而濟天下之艱險以究大畜之才故

曰利涉大川

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艮亦取尚賢之象

頤卦

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

哉聖人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

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

易頤以養民為大天地無為其養萬物也付之六

子聖人儲精神一堂之上而天下均被其養蓋得

夫養賢之道賢養而道德益充政治益盛天下四

海之大莫不均被其澤然聖人養賢蓋將正己而

又有以正天下不特使之家給人足而已方將以

中養不中以才養不才禮義之化洋洋乎由養賢

及民其道甚大

鼎卦

彖曰鼎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養賢則養殯半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天下大器也虛器也扶持綱紀之在人聖人治天

下不自恃其明用眾才為明曰以木與火賢才用

而吾明德以著教化以行亨飪之功於是成矣陽

實為飪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飪

之見於事者也夫人才並用治道肆興上可當天

心下可育人物其效顯不博大哉必曰大亨治大

成也

書經

說命下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

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

朱子語類

論養士

或問古者庶人子弟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否答曰

不然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生於門而察其

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

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餘時肄業未聞上之

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地矣又給之

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以及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

考

性理會通

人十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

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真賢

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賢無

由成之矣

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

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

君子孰不為君子

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低者多不及不

及者始且弛矣

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需譬如富家養山林不但日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

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嘗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

臺榭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

街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飢乎道德之實凡耳

目之所見聞者皆足以適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

異物而還焉此二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陳夷

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

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令之以

效其謀衛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圖天下之

諸侯敵為己功由是靡靡日人於亂也漢興藝秦遺

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

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恥者多歸

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縲縲而不

知士况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

附逆之臣多見戮等故宏儒遠習累行高舉激揚風

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

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腹脫猶不

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饋而不悔東漢之社稷

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典士

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忽然如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

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

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

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平實用是皆為世變

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

守自若也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

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

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

者何其少而輕且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

賤屬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

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縵之為美也三

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饒非其義也有

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

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顯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

者故守道循理之士博而倫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

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

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

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

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

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傳巖

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

伊傳太公者曷嘗徒勞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

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

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

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愒於大材

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

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

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

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

偏

養士部藝文一

上上長安書

宋蘇洵

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
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
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
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無其人也
以鴟鷂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其為
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
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
可以標標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
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
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
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
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
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
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
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
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治也輕用之

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論養士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寶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至任俠豪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鸞猛昆蟲之有毒蠹也區處修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悉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二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

其力耕以奉上皆惟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構項黃誠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秦漢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惡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應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粟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產乘輿其為力固勤矣而聖人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衆其心固為周矣而聖人不取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矣人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者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

錄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困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為郡始為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克也嘉祐中臨常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適會太守鮑侯軻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經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適用書懇請於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贖學者會轉運使賢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曠澤之患以二年之人償貸錢然後率為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固易壞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需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掉民脂血妄為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貌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為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歲月之久有壞沒其美者乃強不敏著於記云

論養賢

羅從彥

臣竊以漢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難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故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處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之賢而朝廷無善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奏之詳察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才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識器能也察之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羣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朱熹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牧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圯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開旋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其官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紀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

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土之虞於學宮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目周衰田不井受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難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况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惑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延於中國豐屋連甍良曉接珍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其荒陬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末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戰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偷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才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

貢士莊記

程森

士莫重於所養而愛士者惟恐或失其所養所養之完者固不暇計乎其外而所養之由以完則有不能不資乎其外自舉子投牒求試於有司而縣文續食之意不聞行有簞糧一無一二病於囊桂炊玉而失口失色於人者多矣嗚呼士吾士也或至於累其所養君子於是有不憚焉長沙楊侯允恭以舍選高第試邑宜川首闢紫陽之教淑我多士蕭飛魚躍悉歸鼓舞亦既彬彬盛矣貢士有莊自我作古其亦念士之可重在所養而或失其所養得非我之責與爰否爰度積以三年得田百一十餘畝歲收二百八十斛租有籍掌有職縣鄉邑而監漕隆設豐約行必有禮其經營締耜者如是而所望於後來繼今者有加焉而今而後策爲於秋試較藝於春官不必辭東家而西家待餽盼於秋試較藝於春官不必藉口於寸管尺紙而冀一朝之幸於富貴人之門也不必趨趨嚙嚙於奔走伺候之間以索吾抱負之素也宿春聚糧恃以無恐而吾之耿耿者不可勝用矣然則侯之斯舉非建爾之利實抗爾之志非滿爾之渴實勸爾之節造士之功不亦遠且大哉嗟夫今之爲卿大夫昔之爲士者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不遇日嚴催科以塞責健捷發以爲能神聽斷以取譽耳鮮有暇爲人材計者侯也力固裕於彼而心又存於此一作新之士氣已百倍焉名直近效耳而且重爲扶持封植無窮之思焉學道愛人者固如是夫侯之領袖六館森爲諸生乃今贊丞是邦絃歌之音日厲乎耳故益嘉其事而且以爲多士告云開慶元年二月望日宣牧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程森記

養賢堂記

明周幹

養賢儒學之有後堂計其成五年矣天順二年秋前
教諭彭瑛與序領命始來開設且以養賢名之今年
春王太尹肅顧謂序曰賢者之居是堂也可無文以
申其義乎因爲言曰序之承乏師席者慮無以副皇
上養賢之心也惟我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爲天下
君迄今百年而民安物阜者蓋由列聖紹述成功允
迪至德養賢才敷政教而然爾嘗考頤之象傳天地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大哉言也然天地之養
物亦必賴有聖人茲成輔相所以至於鳥獸草木皆
有養之道而況於民乎聖人之養民又必資於賢
才承流宣化是以與之共天位食天祿俾施澤於天
下此養賢之所以養民也雖然今天下郡縣之學則
必命以儒師擇其俊秀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導之
以孝弟忠信之行授之以修齊治平之術冀其有成
以爲用也抑非養賢及民之意歟蓋寧雖新設之邑
尤必首建儒學以勵風俗以張教化於是諸生之問
學於斯朝焉而與於斯暮焉而息於斯誠荷皇上養
育之恩也他日出而取科名登顯仕必使天下之民
有以被其澤又足以見所以不徒名其室也若夫堂
之址在學宮之北其高以尺計者九爲間者五其廣
以丈計者八其深及廣之半而規模甚偉然則創造
之功則憲副姑蘇沈公訥也也不可書遂爲記

奉詔育材賦

李東陽

成化戊戌春二月禮部試貢士得三百五十八人三
月策試於廷既賜第一甲三人進士及第爲翰林
修撰編修復詔內閣臣擇第二甲以下文之優者

爲庶吉士命學士錢塘王公南昌謝公游敘事運
舊典也謹按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庶常吉士
詩曰誦萬工多吉士今之所謂庶吉士者所以儲
材蓄德爲天下用古人遺意存焉蓋自高皇帝立
法創制義精慮遠出於歷代之所不及及文皇帝
二年甲申詔庶吉士與第一甲曾公榮等二十八
人肄學翰林而周文襄公忱以自陳在列皆上所
親擇命學士解公緒范之而親顧問程試大嚴賞
罰之典諸公亦感奮激勵多爲名臣若王文端公
直王文安公英李文忠公時勉以及文襄文章氣
節材猷勳業卓卓在人耳目儲才之典於斯爲盛
皇上即位十有五年自甲申至今凡六策進士四
舉吉士之選是科取人不減前甲申之數某以初
科吉士遙國史觀舊章而是科復在禮部蓋同校
試今日之事竊與有榮焉仰惟朝廷造士之盛心
名臣鉅儒育材之休命賢士大夫遭時嘉會此皆
足以詒天下示後世不可無所撰述以宣達風教
相勸勸業者作奉詔育材賦其辭曰

昔在文祖時維甲申闔陰陽握乾乾坤號今雷發
嶺聖駿奔如虎斯風如龍斯雲乃啓玉署開詞垣舉
甲第收羣賢當是時我冠冠地長紳彬彬濟濟者二
十有八人降精靈於四嶽應列宿於高天文章煥耀
乎宇宙德澤覃被於生民臨唐虞之清渺俯濶闊之
嶠嶠蓋書胎故老之餘論而提前輩之清塵矣荷敷
休哉若夫世歷五朝國祚六葉卿雲載呈奎壁重合
禮門廓開德化旁浹棘省春試既軒畫接翬羽具於
網羅挽英雄於鼓篋錄靈贖於宮堦閱人文於仕牒

稽盛典之猶存寶前蹤之可躋乃詔學士二人往授
之業命之曰噫國重利器器資良工庶玉不雕有金
必錐惟我庶十厥材孔良爾職翰苑文章之宗彼錐
兩型彼瑕爾璧爲鼎爲鑪爲主爲宗獻我大廷爲我
明堂惟爾之功爾往其勛哉二公受命百辟傾聽元
老在席羣寮交迎踵沓肩摩綏綏映映同朝肅引領
之瞻轍路協彈冠之慶其瓦乎連茹之征誦謠乎菁
莪之詠自代有科目以來無若是盛也其居則龍極
左峙鯨波右折鉤陳陽道風接對闕臺臺雲書棟
疑月風鈴語靜露榜花綴丹堦翠苑叢植乎其前瑞
筆皓鶴繚繞乎其側其用則菱鏡松墨天府之藏玉
液瓊羞大官之烹文縑積奇楮鏤分縑栗栗成縑青
缸夜明出納之籍地官所經選部胥吏馬曹隸兵百
上什器比自文卿其書則東觀西覽祕錄宣明
鴻都石渠天祿孔堂舊壁汲冢遺竹牙籤嘉粟錦帶
充屋張華之所未書見揚雄之所未能讀其學則上
溯羲農下探鄒魯五緯錯陳六經咸視搜羅一備
括千古議必根柢文必繩墨制詔冊命王言是數表
志記傳太史所書論勸懲關名教之大作歌詠本性
情之餘益將闢百王之禮樂而恢一代之規模者也
於是二公乃進諸吉士而誨之曰子知國之所以待
子者乎此虞之意周之制也百僚之有師而三俊之
有士也吾將考古學陳舊章昭明條揭宏綱定甲乙
分難黃約爾以大義示爾以周行爾膏爾雨爾風爾
航駕聖途之蕩蕩泳學海之洋洋繪日月以爲輝組
雲霞以爲襄登廊廟之柱石補山龍之衣裳遠亭衛
以騁步與行哲而齊光若乃旅蓬羣趨寅入西出饒

木爲工畫餅爲食縱堅白之異謀術槐蠟之末飾而或月弄風嘲筆耕心織利私書於子弟摩公幣於朝夕是豈徒李太白之憂抑亦負陸敬輿之學也於是諸吉士若喜而蹈若斂而孫若惕而驚若起而奮謹頓首拜首而進曰昔者左李嗜學祕書是求張實辭官不取爲留我獨何人載歌載遊乾門牆之在望辱衡鑑之是收觀洪濟之大荒登覽篇之崇丘敢不朝研暮索上紹旁搜竭吾才以必驚及吾仕之末優抽絲綸之藻思輸藥石之忠謀輔經世之大業揚對天之宏休庶吾夙昔之志可以粗酬也曷有負明天子之德以貽先王之羞哉乃歌曰巨壘翠兮彼峰玉堂起兮麗空歷貝闕兮人紫宮鏘兮佩兮墀之東匪吾皇兮聖明予曷爲兮此蓬姬髮兮商荀文之淵兮德之載瞻爲山兮望爲湖大者爲師兮小者吾友生之違兮不先以後矢予心兮終不負于羽兮南陌冠裳兮九域歌明良兮詠丞哉贊帝業兮延鴻覽念功業兮及時嗟古人兮我期舉兮變兮吾舍此其安歸兮

唐山縣創立學田記

鄭宗周

唐山蓋古帝堯肇封故都維時洪荒甫闢文明之運赫然與天地爲昭以故宅揆熙嶺若舜禹若稷契早陶釐莫不師師濟濟喜起一堂之上共襄邱隆迄今項二典遺書遠邇道學之傳其淵源實發於此明典定鼎燕山唐爲畿內邑設順德郡其俗敦厚矜氣節有先民遺風且二百餘年沾濡聖化最近益深凡茲青衿之彥益勵志進修翩翩立荷敷盛哉第士也業以天下爲任而伏處衡泌或不免有饑寒困頓之虞無乃苦無籍而學幾頓乎且於作人之義謂何緊

惟我郡承陳公天縱奇傑弘毅有執其爲政損益注厝若批郤導窾迎刃而解恢恢乎有餘也已西秋公暫以德星照臨下土視篆唐邑先是唐之政因循日久二三孤鼠之奸耗蠹侵漁一切錢穀混淆不啻鬼神出沒當事者遂以唐爲不可問公乃馳車騎詣邑極力搜剔不洩月而宿弊盡祛如燃犀一照水妖物怪畢見其形用是汰冗役省浮費賑饑餓銳意拊循苟有利於公家不避勞怨而於興學育才之意尤懇懇懇至每論屬庠諸生曰士固以淡泊明志其或聚斂不充短褐不完誰司師帥而令至是且士亦奚賴焉而欲稽古以爲國家異日效實用不亦難乎於是捐俸若干金會民有贖田者擇其膏腴昭民間值易之共得二十四畝爲學田俾課歲之所入以資士將大補大事之不能自贍者於是乎出君子曰仁人之賜其利溥哉屬邑學生陳誦者先杜史南濱陳公之嗣亦割田五十畝其義其事此雖其人之慕義實公之明德有以風之也夫山河不異人心長存景行者瞻義輿而臨眺豈不亦儼然有獎牆之思且孔罔競秀泚水揚清其間鍾地之靈光耀史冊者代不乏人則唐固風稱才藪頃者聖天子在宥恭默靜攝天下可謂已治已安乃禹之木湯之旱天心屢示仁愛以申祐之而兩階十羽不無匪茹之聲或者且有相憂則今日之需才尤孔亟矣夫地之美善養禾而樹人之效以世計爾諸生既微惠於公之厚德毋寧亦藉其所以養而後遵會風雲同升連茹以無負於樹人之雅必且以堯舜之道致吾君爲聖明而都俞唐歌恍若親遊舜禹稷契皋陶之庭後先揖遜與之

並美則是役也將海宇盡被則天之澤而道化期洽則唐之治雖與天俱無極可也豈惟一邑實受其福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公作人之義也夫茲者簡書有命公將以琴鶴龍范海康而積勳累代籍重鼎銘銘旂旂而彼管絃敬拭目以俟之矣周謝陋不文承之茲上幸叨附公宇下吏忝逢盛典欲唐之民若士世世守公之令德無報用勒石以記不朽云公諱獻策別號鵲洲河南之舞陽人

永定新置學田記

黃益純

郡邑建學必置田所以崇儒嚮士而敦本原也則學田之置其有關於教化者豈細故哉末庠原無學田我賢侯湖東何父母下車以來衡拳拳於是嘗嘆曰多士貧而鮮饒不贍士而求材是餽驥驅而責之千里也然賑濟之惠有限而學田之利無窮吾職提調也既無所沿於昔獨不可創於今乎於是謀之通學以僉議其事時廉生盧一松盧贊應將祖田七十餘畝送縣收買逐年收稅銀一十兩發學濟給貧生噫嘻我侯善政多端而尤加意於學校且實心課士敦義並行則涵濡砥礪之下將必有真才輩出以副國家取士之典者孰非我侯之所貽也雖然我侯之意誠嘉矣捐人買馬骨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楚人得禽焉而寶愛之未幾而珍禽四集我侯創置於今安知無繼我侯而起者復從而增益之乎永之士于多賴而文教幸與者實由於此嗚呼我侯此舉斯文之瞻仰也而以斯文自任期不負我侯振作之意者其責有所歸矣是爲記

縣軍縣儒學官祖記

李默

古之養士也以詩書禮樂不聞以利後世士鮮力耕黃身恆困於無策故其養於學校者非重有以恤其私則士不勤非為利動蓋動於義也彼誠知上之人待士如此意氣所加士心畢奮奚必家賦粟而人膏帛也曠學有田始於宋代本朝稍易其制博士弟子常視員額斥民田租給之蓋慮於官者十纔一二故士多貧困而為有司者又率視學校如弁髦不則拘檢名法應文飾欺自學舍掃除之微尚不能有所振業况能明詩書禮樂之教哉三衢瀾溪徐侯之為吾邑也入修邑義出勸民德精核彙報靡弗與尤以才藻修姱稱於上下士由此爭北面事之侯益思所以佐其缺乏而作之氣郭西有地曰大洲久為佛氏所據租入頗贏因訟鞠得之曰是洲固官地也故髮何得乾沒士貧弗恤而為汝封殖乎乃奪以贖學具自當路許之會鄉闈徵應試賦士舊纔二十二八侯力請於督學朱君得增至三十如建安之數十益感奮竊意侯所為待士如此豈直以區區厚獲為諸生利無亦以意氣相招徠而思以舉先王之教爾也先王之教固將使人誦服詩書興行禮樂故於學校而用之於朝廷慕仁懷義可以觀忠卑躬砥行可以觀孝非衣惡食可以觀廉執德不阿可以觀節易曰觀頤觀其所自養也故士必有以自養而後不為利動不然異時崇階厚祿則利眩於朝豐田廣宅則利眩於鄉險難危疑則利眩於身豈獨居貧然哉是秋賦士登賢書者達至三人皆侯素所獎識建之他庠莫與比伍以茲希闊之會而獲連茹之拔風聲感召一

何偉也先是學諭陳子萬善學訓集于浚王子大同率諸生詣余請記余謂諸侯鄉書為君等決之至是果然爰舉徐侯作士之功為諸生誦以勸利示規庶幾明侯之志侯名文湧為甲申進士洲租為屋以間計百六十有六為田以畝計百一十有四其始事為嘉靖辛亥明年作官祖記要成績也

連城縣學田記

陳雲章

嘉靖癸未冬予承乏連城教諸生日侍講席質美而嗜學者斐然在列因怪夫科第久之而否其故為諸生避席曰自學宮改建不利前此非乏也今正郎林公華邦伯童公璽皆昔時奮跡予曰若予之云諸諸當道一復其舊何為不可鄉士夫之賢者至輒與議之尋樂章先生慨然曰茲美事為慮及此連士之幸願分囊以為好義者倡既而先生之陽明講道甲申冬文宗瑞峰邵公按郡試士諸生以其事聞公請賣首祠充其費乙酉夏先生自陽明書院歸而學宮已煥然矣拜瞻之餘嘆曰連文運其將復昌也耶然首其事者陳子也贊其決者世堅也此心已許而不得施則亦負其初矣於是買田四畝凡二十八畝計租二兩送入本學永充學田為有志者少助燈火之需諸矜士義其舉聞其事於瑞峰文宗乃以文命雲章書聞同寅沈君元貞立石學宮而大尹方公進樂成其美嗟夫世堅買學田以求不負初心世堅其賢矣故曩昔孝友之行已聞於文宗獎勵而表其門矣茲學益進行益修故深嘉之也如此夫學宮之修學田之入自世堅始

太倉州顧公學田記

張佳引

東白顧先生嘗割膏腴田百畝助郡學州之守臣暨諸生合辭請記其事余謂先生立朝居鄉內外純白視矯飾者相去懸絕固不必做平仲希文輩增聲施然余嘗視世之飭僧佞道者十常八九至學校之士誦法周孔忽然如秦越豈仁義禮樂之說固不若虛無怪誕抑其生死禍福恍惚難詰足以蠱惑愚俗憤其志而使之趨而仁義禮樂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治亂興亡歷歷可指顧不足以警愚俗而挽頹風是何幽且遠者之易入而明且切者之難為化也間有豪傑之士憂世憫俗而位望不足以動衆則人將視為空談而位望足以動衆者又視為故常無怪乎世之口趨於怪也吳俗尚鬼靡靡成風顧余不厭遠愧梁公而先生位望邦人素信則斯舉也又足以助余政教所不及者先生諱存仁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

淳安儒學置田記

徐楚

淳安儒學舊有義田百二十畝元至大間邑人進士徐公唐佐為之記出田人士刻之碑陰云今其石在明倫堂壁之右國朝已來田歸各籍而權則輸于學師生會食於堂雖增附員多未易備之然科貢兩途出身有差不在此限而比他郡縣得儒者奚啻數倍豈三元文獻風氣自鍾抑秉傑之興匪屑屑焉騰養為耶邇來瘡痍瘳士率皆蔽器以待時者而三物實與少弗逮於前其故何也或曰泮宮之前文峰蔽未見也溪南漏泄泄未塞也通市之渠襟帶之水久淤塞而未盡疏也凡此皆有關於學校人才之故者諸士時以聞諸邑侯鄭公公曰渠吾能濬之正其侵疆已有端緒港吾能塞之費煩不費俟廟則可若文峰

秀出又在近學宮者一轉移間耳乃捐月俸五十金為諸生助由是可訓劉君集多士而商之買負郭之田若干畝歲可得穀若干石貯之學倉以特給諸生其末有濟乃謀歸石命鄭生良弼趙生煥請予為記謂侯斯舉意在興賢田而碑之庶幾來者繼思其故而力行之耳竊聞之育賢係乎地轉移化導之機係乎時而及時以自奮則存乎其人焉矧在庠諸君子又多豪傑之流哉夫名為豪傑者學以至而學則譽之農也終歲於田是德是貧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未有事事不得食者孟子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是自任者輕故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讀學以耨之其於士也亦然足乎己無待於外從古聖賢惟這裏做工夫而祿亦在其中矣諸君之意雖以志鄭君之惠而所自期待有不若耕且芸者為哉予將拭目以觀次第之獲也時學諭楊君適至力贊厥成吾津政教之舉人文之興而予不才亦得以托名于不朽也記焉何辭鄭公名應麟早魁國士楊君名組鄭公同鄉劉君名珍居欽皆宗紫陽之學而陳君名堯輔居鄉伊洛學者有勞云

黃梅縣學田記

陳文

國朝酌古制釋奠先師與賢育材學校之設備天下若學田則古無常制間以義起者亦不多見俗吏往往視官署如傳舍即學官圯且不修况學田乎黃梅學在縣治東百武許歲久日就卑陋隆慶戊辰學侯由進士令黃梅首視學毅然欲新之第吉始事航工度義不辦不擾逾年乃告成為廟為堂為齋為廡為舍庫庖漏莫不畢具又更名宦鄉賢二祠於戟門外

增泮池於櫺星門內輪奐輝麗視昔有加惟時士蒸蒸盛侯又慮貧者罔自給捐俸貲若干置義田於學以益其不備業未成侯以擢蘇州東去屬其事於予予廣侯德意日夕經畫得民尤姓者田六十三畝歲輸租若干石莊塲一所凡幾十丈旱塘五處凡幾畝分限截然梅士鼓舞欣躍趨予言曰是舉也主之者侯翼成之者先生其有造于我梅士也豈淺哉諸生將俾侯於學請並識先生文以期不朽予辭不獲乃謂二三子曰爾知侯有功於學抑知爾士所以為學乎夫士之學學為聖人也聖人之學心學也通天地貫古今達事變舉天下無一物足以加于其上故蔬食曲枕單瓢環堵不害為大聖大賢孔子不云乎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孟子亦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矧侯師帥有方教養兼至今又其從善之經乎方今聖天子聿新文教督學廬山胡公郡守懷堂孫公大倡本原之學三楚之士喁然向風乎於二三子誦切砥礪已非一日尚其勉之毋玩愒日時毋虛糜廩粟毋奪志科舉業學而行之成或以道德或以氣節或以才猷聲海宇光竹帛使天下後世之人見而知愛聞而知慕不曰聖人賢者則曰碩輔名卿庶無負國家建學之意有司造就之心哉若乃曠己之宅私人之田皇皇汲汲一短繁課之外無間焉則非肯堂肯構之子學可以無修田可以無置也二三子寧不惕然深省乎侯在梅善政浹洽民心茲其學政之一端尤可想見作人之雅者故特為記之時隆慶四年秋月吉

同安縣創建學祖記

王佐

記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不先於學者而其制則至周為詳民自比闐而上莫不有學有師故其學也不待舍去桑梓裏種遠涉充然自足於服田力穡之餘朝餐夕飧以歌詠被服乎先王之教是故上之於其士則惟以教善為忠初不憂夫士之或有懸磬士之於其身則惟以仁義不飽是懼亦不虞其微寒之猶有不免也王澤淵厥嗣荒矣我國家稽古建學教民之秀者以游其中立學官教之命有司提調之而督學憲臣復時校拔其優異者錄舉之凡以俾之心專慮一優游厭飲乎德行道義之實而外無所分焉顧其勢或不能以兼養而士之貧者至無以自存故復有學田以補助之是廩有定數也法也學田無定數也法外之仁也法之所在雖中材罔敢失墜而仁之所在則係師帥之賢不賢耳同安無學田舊矣而創自大夫吾是以知大夫之賢之加于人也大夫蒞吾同約已裕人政平賦均煦煦焉視民之飢飽寒煥正如慈母之于赤子至其所憐者則尤以端士習育人才為己任嘗曰士民之表也習弗端則俗靡材弗良則朝家之棟宇豈異人責哉于是旌別課試彈厥心方譬如翔雲流光神龍騰首人士駭戰改觀矣又嘗謂操觚與筆樂道無間惟顏氏子能夫人不肯顧也雖其間能卓然自樹有志于屢空之學而不繫夫養之有無顧廢喪大事猶實諸鄰保姻戚以相補助者士獨可少耶于是核溪乾南橋之邸稅舊為勢家所有適以法清復入官歲凡金七十八有奇而以若干代醮權之輸以充餉若干代學之租以惠士而貧與婚葬者則以闈之師若友則告於縣

有司受給焉冒昧乾沒者有禁敘散職事者有籍有人爰復其事於當道咸報可褒嘉撤下士欣欣相慶曰是我賢大夫之賜也間一日學諭林君伯表司訓胡君好問許君天民帥諸士洪居正葉清馬廷驤劉夢大輩咸造予曰願有志以昭茲貽來余辭固以請乃言曰耆髦昧於周詩不費美於魯論而大夫兼焉茲非大夫之賢之加於人耶足當代之編與舉昔人之所未備茲又非大夫之賢之加於數百年而上之吏於茲土者耶且俾後來繼今者皆承休衍慶則大夫之賜爾諸士以及吾儕孫子將來永無疆矣宜諸士之不能自已也雖然齊書者我在彼中阿大夫之樂育茂矣醉酒飽德言飽仁義佐顯諸士之力進于是以爲大夫美報也大夫名一相別號宜亭江西豐城人起家進士政成兩三載云

唐縣創置學田記

王汝揚

學之有田所以廣儲蓄以周生儒俯仰不及婚喪無藉公需義舉學與能之一助者也蓋學有康餽國朝作士之常制也祖宗額設各有足數額數無幾貧乏之士有餘費舍無出補助之政不足是以學田之設願惟有司作典何如唐學在昔舊未置田蓋古風猶厚人有餘積課讀足贖科目不乏奈何時不逮古士養益薄兼以賦役繁重雖官給俸廩且不能贖况增附貧乏輩乎以故俯仰不足婚喪無藉公門告歉稱匱不可勝數斯時治生且不暇奚暇求科第哉幸值我郡公蒞政于此將發二載獨憐寒儒隨時周恤然一時濟助若可稍補要非世澤未賴之計也公乃於去歲九月先請馬價餘資以置田上官不許不

得已乃曲爲措處置買城東五里廩田一百二十餘畝令佃地人耕之以爲本學貧乏補助之需有田必有租又恐歷久租糧爲累也盡取舊租散之全數獨免一毫不留佃久地荒尤恐耕無所獲學惠無實也又飭監倉儲糴無令外人侵漁盡養是田著爲定式以爲將來無窮之利嗚呼邑事之經畫者多矣乃獨於學田用心如此無亦興起斯文爲國儲材以盡爲民父母之職乎雖古遺愛何以加茲而今而後肄業足贖科目可得凡爲唐士被公之作成幸田之餘利尚澤思惠澤於不泯也夫且我侯與學不寧惟是丹楹刻欄而殿陛輝煌增飾器數而俎豆森列至於房廊神位簾幕笙鑼之類品式無不備具放于學田既成遂並記之以昭一時之盛云侯姓鄒諱慎字子禮別號荏泉山東德州人

創學倉復學田記

楊慎家

凡事不難於因難於創創不難於因未始不難於以復爲因自非天下之大棄傑大議力未有能首事以開先獨斷而由首以垂恩施於不朽也易此者其惟唐侯周公乎公視唐事甫一載良法善政未易更僕數乃其大者在置社倉以備荒即隋長孫平不得專美於前此自有記其事者余不贊余所記者惟是創學倉復學田之兩不朽唐故無學倉食士罔所賑助公惻然念之曰既富方數不養其何能教慨然捐百石粟以風唐人士唐人士從風捐粟百餘石公置之以爲學倉俾學博置其事春出陳秋加二牧惠原額常存增息四十石有奇收之以賑貧士歲終報縣聽稽核俾不肖者不得爲侵漁計此之謂自無能創不

難有事以開先其不朽一唐故有學田皆曉瘠祇以供歲額稍有餘租又報學憲聽查盤資士毫無有東魯崔泉第公蒞唐時捐貲置新學田百二十畝於城東地皆膏腴除糧經碑期垂未久行之二十年而收歸於縣入條鞭矣嗟嗟青衿孰非吾子弟哉而薄待之至於此乎已而河東楊公至慨學田之不有其責也乃撥開荒地六百六十餘畝抵學田故額收租餘四十石以爲賑助資載在縣志可按也而後乃徵銀不徵糧以爲學役工食費且以爲教職新任費且任催徵門役尅減而無可稽核也嗚呼學田乎私囊乎可置不同乎公至廉知之以爲學田既已豎界石立碑記何用歲撥開荒之地以滋擾且令破費乾沒而士罔實惠也於是復以原田歸之學收收租五十斗貯之學倉以備賑出納有稽交代有傳毋得以意爲侵牟斯之謂事後能因不難獨斷而由舊其不朽二以大有造於唐士公誠豪傑而大有議力者故至於治錫塗丹以置祭器重祀典也課士評文以授舉業作士習也塑像彩像以新春開開文運也執非其嘉惠斯文作興學校之雅意乎哉嗚呼唐弟子員何幸而沐公恩於不朽也乎公諱訓別號惺愚世爲江西之安福人今則籍於湖廣未陽縣兒輩汝慎方署唐教諭事叨公屬末沐公愛知公事最悉且直適因唐士之問記於余也遂書此授之以鐫之石

儀真縣學田記

許穀

儀邑爲揚州屬邑地臨大江當南北之衝商賈櫛比舟楫鱗次頗稱紛華士生其間逸居而弛學者無論誠使內志靜專而康祿不繼則往往遷於異物用是

志意既分學術斯解此鄉鮮奪傳之賓朝慕同升之士厥有由矣是可獨委諸氣數哉峨嵋孫公以名御史奉命督維揚既道年商通弊絕不續較著乃復注情費舍樂育青衿一時諸路文學典起庠序蓋改觀焉言念真邑豈謂之才無亦給養未贖或者見異物而遷焉者有之乃捐贖罪餘金設本邑良田以供多上田在西關冷家灣地方為畝計一百一十三畝有奇其租稅收貯學官凡諸生中困乏不給婚喪不舉者從其師儒劑量而予之田上樹有堂字樣以門垣復延文行茂修之彥以講習其間且率青年修舉鄉約將挽末俗而還之淳古甚盛舉也於時判高郵州事毅所黃君實奉檄經理樂贊厥成乃走使建康屬敘記事勒石用傳永久故樂談而謹記之

海澄縣姚侯置學田記略

柯挺

侯氏澄幾三年百利俱興書與博士先生語謂澄故斥園士籍於庠居貧強半不依蘭承之茲邑惠澤之施弗暨多士心甚感焉第一置田租具諸籍間以佐學官公需及鄉或實贈行費有差營士之困次第販之俾俯仰裕養稍用自給博士先生前曰唯唯是田凡二區邑東行八里鄉墟地一十七畝有半行六里會橋地一十五畝凡三十二畝有奇計歲粒盈百碩直可二百一十八金又皆侯捐俸贖之所貽也田有額徵糧則以邑南郊外新渡往龍井地官津歲入稅金二兩之半及邑東北城下官河稅一兩之半並捐之以充若糧費侯作人興行良法美意是不可無傳敬書之石以告來者

浦城縣學田記

張麟

浦城之學故無田有之自今日始顧牧政者屬意石山人張鵬記之或曰自宋慶曆間郡縣得致學學有田者相望何茲邑獨缺典哉聞之長老相傳某鄉某田歲書以其所獲輸之學官中則是學故有田也豈兵革之餘事變廢常遠并吞於豪猾者歟抑亦黷禁之胥乘時乾沒惡其籍而盡去之也今無所據而考矣夫世道之隆也風俗人材實基之竊嘗謂欲厚風俗必先將義門鄭氏家規藍田呂氏鄉約講而行之育人才必先廣養舍以精其業增學田以贖其養俾無累於其心蓋非厚之也將以蓄其德而達之用也正德十三年巡按御史周君鶴建寧府知府張君文蔚以廢寺之田若干畝又以法所不貸者若干畝充為學田徹所屬縣其肥瘠并其高下墜限而圖之附之卷牘而責其守蓋防其侵其可以遠也然以畝計之亦不甚多而所謂養士者猶未也夫繙黃之宇在在巍巍而膏田沃壤布散村落始不能以數恣奸詭點悍盡蠹其間通負伏匿狀不可盡詰復能使其產籍具存無或遺者至於國家祠賢育才之地往往學舍頽圯鞠為茂草園廩之儲倉無遺石間有田者其廣彼美盛久而益固至無所於放其故何歟此則誠未解也或者又曰彼業之不經難愚夫婦知之矣君子無慮乎今以學官中含奠之具廉價之費歲而計之為用幾何割其莽蕩之有餘者萃而掌之慎其籍而恆其入上不失公家之稅而下凡有事於學者取值焉恆其入而用足則歲派不煩於有司學派既省則常額可增於單旅此易荆棘而黍稷之場也將無取乎余曰嗟乎誰則任之哉荷處之有道而施之

以漸斂之時而公以散之孰謂非良法乎若彼者黷其餘適費之剔也約其入適單之基也無操社之惠釋負荷之重杜追呼之煩有不樂而從之者乎存乎其人焉耳矣嗟乎誰則任之哉肅志之於此觀風者或有擇焉

漳浦修學宮置義田碑記

陳汝成

自古學校之設所以養士率士於仁義禮樂聞數載實典則舉其德行道藝之美而以次升之蓋國家取士之法即於是乎在而又制為釋菜釋奠之禮以不忘所自考其時莫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然則學之有廟非古與夫莫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之為學也立學而廟祀孔子亦即今之為學也學之與廟其果非有二與浦之建學立廟始於明洪武初年自兵燹頽圮廟壞不治荒廢榛莽之區間所為堂者無有矣安在其亭與坊以及其餘耶且浦之為邑去省而南千里途其遙邁三年省試士之赴轉輾者必重野而至其間道里跋涉行李匱乏之苦殊難名狀方伯黃靜菴先生嘗宦遊四方時或請假歸里靡不兩心於此見學校不修士之游於其中者力不能應舉怒焉深念因捐貲修文廟建明倫堂而凡學中所有如文昌宮敬一亭及洗心亭傳公河梁山鍾秀坊罔不一一修舉稱完善矣而又斥其餘財置稅若干石立為義田以給士之應試者而為助之資垂永久焉蓋學宮之修先生首倡之紳士共成之者也義田之置先生獨任之者也且夫士大夫平居或留意於聲色玩好不者又鄙吝不足與語過邑中與利舉廢之事漠然似泰越人之視肥瘠其人亦何可勝道先生獨

有見於建立學校之大國家取士之規與夫士子跋涉功名之艱而慨然爲此夫豈苟焉而已也余是以嘆先生之賢足以屬頌風而振末俗也因書而爲之文以刻石焉

連城後學田記

林尚義

自井田廢而人私其畝土之業受一經者能無墜壁營囊借光於一照者乎書按庠序之設在助法後則學田亦不可缺也今年李生權捐田三畝於學陶所自則述其父學默時嘗修學官見學缺田臨終有遺命其子遂成之愚謂人情之最厚者莫踰於臨終之言而子之不忍忘其父者莫甚於沒後之語昔屈到嗜愛其子薦之蘇子讓其爲陋文正麥舟之惠其子輸之君子慕其爲仁雖生前沒後父子一心乎要以爲其身謀則讓之爲其人謀則讓之蓋公私之別與天理人欲之用異也吾知李生之不爲陋也善矣其有基於麥舟之惠也亦明矣愚忝舉比適陳公以禮樂教連城而余與二三僂友并力一心不憚以身提鉞冀無愧於古之君子乃諦視連學貧者十之七八而學田並未設即設亦僅存而李生適契子衷嘉其父之義其平日之施貧濟族亦已恆矣嘉其子之孝勇於從而順令也士以禮義爲田深耕耨種俾有秋成之望則爲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矣斯田正爲有志者助要之士所自奮豈斤斤於此哉記之爲施田者倡

從化學租記

張守讓

從化古番地也居民與山爲鄰雜當成化之末李溪峒譚張之徒嚆聚遠我李皇御極之元年聞文緯武

赫聲濯靈靈茲小醜旋就刈獲二年而從有司之請即番禺橫濱開設縣治屹有成矣尤以沿河一隅民鮮防疎出官工爲區舍一百六十七間歲徵租課七十兩歸於學官永爲定式云至五年上嶗山寇復發再經大軍蕩平議者謂橫濱去溪峒三百餘里而遠遠近不能相維乃廢橫濱遷今治而官房之課仍輸學官閱歷三朝章程不易至嘉靖十九年一旦爲豪有力者所奪幸通學力爭於時督學張公按臺楊公郭公先後諭可克復舊物殆將盡一守之矣萬曆之九年豪民乘清丈復起雄心陰謀而詭奪之蓋由當時版籍紛然人人皆自顧而不暇急公雖有司之肩荷不力亦人事之怠忽使然也顧業徙而籍存實亡而名在議者於是有所瞻羊復禮之思矣文學先生詹州何君際明羅定聚君元始毅然以興復爲己任歲己亥大舉李贍原公以礦務按臨時文學偕予年丈歐陽君異齋暨諸生輩建言前之有司奉勸輒議獲賣二君率諸生復力爭之李公首報可次言於府道兩臺無不報可更三四年然後定至癸卯搜造則業民新報丈稅四十九畝零而告立孔聖業戶於番禺烏坭都第八甲於是甲辰潭人歸我歲租議者難其守或曰寄諸學黎君曰不可寄諸學學無公帑勢將貯之私囊而出納維我即使關西夫子復生難辭染指之汚且覆車不遠豈其不鑒而猶作僞焉以梯無窮之弊耶遂謀之衆食曰請寄之鄉先達抑青英之有行義者一以便於出入一以絕其侵蝕也先是君與何君建議甫定而何以遷秩行君實先後董厥成而又慮周久遠議貯藏之計先庠序之憂其有功於

斯文其大矣維時邑令沈公聚百署縣何公粵南厥勞均焉而秉成執斷者則大中丞戴公鳳岐先按李公方麓今林公聚五也先督學袁公文海今朱公恆岳也奉太府之憲則沈公禹門也持獨斷之議則番禺穆公象元也昔魯復鄆譚龜陰之田春秋著之嘉紹述也今橫濱官業固聖宮之舊物數十年間迭興迭廢迺志其所以興跡其所以廢而當時用事者其人之賢不肖相去何如余故志其廢興之由以附於春秋復鄆譚之義

同安學田記

蔡復一

學而田者何以興學也邑學設舊矣而田未之聞其有出自邑大夫洪侯昉也何言乎田之興學也端化軌俗道徑於風風之捷者莫如士懸旌幟示則提其標結戰遙馳則先其軋士也者標民而軋吏者也里人子擔簦從師則其父兄爲之戒具春蠶之弗繼勿問咕嚕抱先聖之經倚於門牆所父兄者誰人計上之望士曰標民而軋吏賴之厚而養之薄於何能振夫不於其田之謂其以勸也田如此其急也而數百年未之聞數百年未之聞而大夫昉之一旦大夫難哉何難乎大夫非田之難難於其始又所以始之時也大夫下車造士士淳然有與適考於學之故嘆曰側弁而峨者五百人而田不畝附即令牛菽不飽之儒抱遺經空倚門牆安所仰給焉其以勸也上所望士者謂何若之何賴之厚而養之薄也吾一日父兄於此矣而是時也海氛方見吾閩中調兵食簿書徵發星散輿流不遑日而讓力大夫曰夫士也賴之厚而養之薄而以簿書徵發解我也我則不敢圖之無

何中貴人來荒山海關市之利而入諸內府與其豪甚至哀軍餉益之而猶不足中貴人責課而中丞臺使者責餉米推搜賤益不遺力而議征大夫曰夫士也賴之厚而養之薄而以採推搜賤解也我則不敢逐圖之於是穀部內有他積穀若干歲久而陳不以賑而以盡而奇江莊故觀田吳陳莊故寺田觀寺久廢田沒於佃諸佃盤踞其飽旁垂涎者目耽耽屬之訟起大夫曰是不足為側弁而吸者地耶即條記請出陳陳以穀本置學田而故寺觀田無主讓爭是宜主之學歲徵其租賑士之貧者於計便議上天府府如大夫議而割觀田之十五畀郡學寺之額溢田三之一入本學先後聞諸使者報可當捉襟露肘萬不暇給之時而與數百年之曠典餘波及鄰絃歌四封栽樛滿地豈不大愉快盛舉哉不佞聞從海內諸君子遊樛材挖世慨然今古之不相及而隨探其原居謂始於士之輕而上人者不知所以重之夫今有司即向之士也朝釋大布之衣而夕忘其所受爰書錢穀屑屑累課為功能不復知格外典勸何事事論執掌士抱道經倚門簪離之則已踐之獨而托之則寄宿之圖第作其冠神神其鮮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書者然勞苦事樂之中則傳傳然離離然如孫卿所議學者之真具是矣士也者釋民而朝吏者也釋而仆表朝而毀職何忙於遂方與其折時哉大夫以執掌露肘之秋不忘廣勵德意良殷吾黨君子居而表樹標修斐然六藝之林得時而駕範我馳驅騁六藝而開蕩平之路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又安得云偷懶懈事無廉恥而嗜

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乎漢文翁守蜀郡省少府用度齎計吏遺博士史載為特談大夫廣厲典勸異代交映一日父兄于此即百世社稷于此余讀所條記最後列五利歸于士籍與仁隆植而敦祝夫固曰不以其田之謂其以勸也植表而仆之祝職而毀之士必然助辦無令斯田之終不足與學也若孫卿者得以唆口曰子游氏之儒也歟哉邑博士姚君全王君植李君守文徵言於予予志其事而申大夫之指以告諸士如此大夫名世俊字用章歙人與余同年進士田前後若干與其處具在碑右

吳縣學田記 中時行

古者粒米於井田而穀士於庠序習業雖殊而兩者嘗相濟云夫士者民之俊秀也民有恆業朝夕賦畝獲錢錢之中以給饗殮供什一其俯仰皆足以自贍而士生長其間進不懼終棄退不虞交謫乃得頤精一志於操綱鼓篋博依安絃之地日漸涵三物之教以待賓與善義棧棧之詩作焉當是時民熙熙于野士斌斌于學之甚盛也井田既廢民失其業家有懸壺地無立錫恆救死而不暇於是青衿制弁之流乃有華門圭鬻槐槐變腐葉不稼種而不完者矣其資身之不能而黃之經明行修庸可親乎我吳蓋稱多士邑學弟子員嘗數百人然國家者令受餼者幾二十人而止屬災饑之不時賦散之無幾中家以下大抵剝落民貧而士益貧即更于士者有意振之而歲儉力絀莫能舉也邑博士零陵袁君香既領教事進諸生而課之以引以翼士羣然過化已念諸

生貧不能存者宜有所周恤則議置學田以謀千緡紳暨鄉貢士咸報曰如議而余為之率先得上陳若干畝歲課其入以給貧士諸生相與誦德曰先生數我而又粒我願世世勿誤也則謂予紀其歲月余迎謂云貧士日繁而田董董止此譬以勺水濟涸竭為濟幾何諸生曰不然鳴鼓者舉集樹標者畢赴責其倡也吾邑之建學餘二百年矣士之啼飢號寒者凡幾攤單比而為師者凡幾鄉之先達離莊釋職發軔於茲邑者凡幾乃片語無所及寸土無所捐而倡之自先生始慨然佐義自諸鄉達始後之人得無有聞風慕義益充拓而布流之為百世利者乎則吾邑之士經明行修斌斌于學者焉知其不古若也是烏得無紀余曰然遂記之

吳縣修學置田記 前人

凡建學以造士需其用也制也其設學田贍貧士周其急也義也遵制而謹修之舉義而厚恤之以期教化訓風俗良有司之事也同安周侯爾發來令吾邑當海內所稱疲瘁劇煩處創決酬應日不服給宜未遑庠序之事而侯侯如游刃捷如轉丸若不知有拮据馳驚之勞者職務稍休則進諸生而程較之加訓飭焉周覽學官及詢求諸生之貧不能存者則慨然嘆曰嗟學者士操履鼓篋之區而田蕪曠所自出也類圯之不治而匱窮之不憫直道遠觀之而歎辭棄之乎師帥者有餘恩矣乃簡公租捐賑其七百餘金以半修學官鳩工庀事以其半置學田若干畝于是學之廟廊堂門櫺宇齋廡一時鼎新而田所入以給士之貧者婚喪不能舉者無不人人沾被也

學諸生詣余請記蓋吳士之嫻于文學其天性固然迄今益斌斌盛矣而顧以行誼刻潔習尚澆漓往往爲時詬病何哉敬養之具不修而勵率之道悖也今有司百務集集耗費不貲矣而財力亦益殫詘上欲有所措置而不能下恆有所希冀而不得若贅疣贅厚而土宜矜弁者土悅舊沮作不復自矜奮欲令敦修實行挽回敗習庸可幾乎且士書學問未有激之而不動觸之而不應者也在上之所以作之侯既已神明豈弟華草焉敷養之是悉其所遵制而典修者如彼所舉義而服恤者如此德義甚盛士誠見夫官糴之美虞虞之充聖然而深思慮然而興起必將曰是孰使我強誦而游息者侯實耕稼之執使吾燕衍而飲食者侯實早異之有不砥礪砥礪以副盛心者非夫也吾見羅羅良士且蒸蒸輩出侯之嘉惠吾桑梓豈淺鮮哉余嘗觀宋史稱會稽公裕以典學校滕元發以公田給諸生而范純仁之知襄邑實兼行之並以政績超卓彪炳史冊以今觀侯則追蹙先哲有隆無替吳人士且世世戴之奚啻邑乘之光已也余邑人起茅縫掖雖畫不文而詒侯政教之大者不容改沒遂紀而揭之石

義創學田記

朱欽相

國家三歲比士拔之如額計借而紀盛慈恩嶺以東衝衢關者卷南屬故實典之典主上新令甲增舊額五人其械模我南士者至湛澹也顧廉比例薦賢書一人則督學使者收三千人付提衡者圖之陳而試典試我南海者凡一百六十人有奇先旬日輒誦吉麟集附文廟謁先聖後則肅性製帛而奠魁神郡側

諸生必雍容分席酌成禮而退始赴郡邑長唱名受爵三行酒而將之門外此定規也循行自國初矣獨南海爲首郡第一岩邑反陋沿風習每於既灌不列席而坐廣文先生辨衣束立創牲布爵諸士則紛攘其片鱗羣奪其肝膈其于讀法射禮揖讓取解之風蕩然靡孝廉尊人中陽先生旁觀而心望於神曰吾子與秋薦當爲之豐其牲醴一以盼靈安神一如郡例酌酌斯無藝斯典禮既而嗣君耿鹿鳴上公車也即捐錫義膏腴田坐落番禺縣上名林莊南邊丫等處共稅六畝五分個人董勝奇領納除去糧差銀二錢五分計歲納租銀二兩七錢五分泰累三年則祀典可充而諸生成禮乃入之兩比應飯塗羹未聞一飾綿甚者如故遂謀之前令紹鳳陳公廉其庫增附諸生中之有學行者何生端成黃生日資義生名揚各一人董其事詳之督學張公計可批行仰縣給印帖印簿令三生輪掌其田之歲入登簿收貯庶一至歲比率做郡庠祀例以飭雅觀如三子擇第又別舉支收此禮先生之所以厚學校謹明經其爲多十汰積習不淺也今茲戊午秋比按而行之廣文葉君與聞不佞喜而著役布席禮成雍然并然榮夫先正樂施綽綽舒衣厚交際也義田義莊厚親族也適至于爲官猶恢祀典厚尊維定儀禮揚子雲所爲薄雲天者或不佞令茲土甫下車正欲廣廟學官爲范蠡典文之恩實義先生之有此舉而記以貞珉樹之不朽焉俾有聞而興起者不佞豈識慶先生耶先生諱儒應受七品京秩不仕其嗣君諱景忠舉丙午孝廉番禺縣義士田記 袁昌英

郡縣有學以教士也學有田以養士也我國家文教漸敷治化翔洽薄海內外無不建膠飭序聯以師儒式以古訓復之壤之又續食之典至隆渥已然才欲兼收廣有定額主實達戶之傳續學自好當照牛衣終貧且妻所賴於富路名卿體恤履露陰雨之膏而重恆產之制者豈淺哉曩者直指方麓李公總憲賁原李公歲丰云暮輒捐俸於三學或名燈油或名佐讀意自良矣迄今憲副史公慨然軫念曰是猶所濟有限所賴靡常欲議恆產其亟增學田乎遂捐銀二百餘兩分給廣州府學南海學而以七十兩歸番禺番禺鄧侯祇奉德意庫求成再捐俸金三十兩置買湖村塘徐成功民稅田十五畝五分共該租銀九兩二錢七分零本庫司訓陳君謙邑丞潘君啓謀會勘租佃既飭疆界既正歲入有章頒給有度誠爲藉手以副史公之盛心也公抱公輔器保障嶺南奉天子威德而宣布之經緯張弛不說不練劇畫奸修墜舉廢吏治民安百司爲憲乃復慨及章縫嘉惠寒素而鄧侯善政善教誘掖羣髦課程服膺有加無已俾諸士趨操不迷於岐徑志業不輟於困路銳者以成忠者以奮開功奧深威耀光明百年曠典一旦聿新是兩公大有功於名教也爲諸士者其將以性命爲箇會以仁義爲嘉種典義樂業播種而穫之窮養達施以收功於大者是能不負國不負而公不負所學若夫不稽不稼助長圖成甘心梯梓何暇膏餽於養穠而遂功於雨露之一潤也哉蓋上之敷政也在育良材而下之從政也在崇正學學術正則賢聖之經明良材育則唐虞之化興此意副公暨鄧邑